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魔

面

情

侠

剑

亭著

五

44.568
MB
35
C-1

劍亭著

魔面情俠
(五)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倚门歌者	(1)
第二章	麟角初露	(2 8)
第三章	龙凤宝扇	(5 7)
第四章	再见伊人	(8 5)
第五章	九孔珊珠	(114)
第六章	矇仙大慈	(141)
第七章	回眸一笑	(171)
第八章	粉面人魔	(200)
第九章	神龙首尾	(228)
第十章	武林四美	(257)

- | | | |
|-------|------|-------|
| 第十一章 | 太婆喋血 | (285) |
| 第十二章 | 淫贼授首 | (313) |
| 第十三章 | 鹤唳猿啼 | (341) |
| 第十四章 | 赤手搏龙 | (370) |
| 第十五章 | 万丈悬崖 | (398) |
| 第十六章 | 林中侠影 | (426) |
| 第十七章 | 离愁别恨 | (454) |
| 第十八章 | 墨珠紫芝 | (488) |
| 第十九章 | 玉手银钗 | (511) |
| 第二十章 | 巴萨岛主 | (540) |
| 第二十一章 | 西南王冢 | (568) |
| 第二十二章 | 武当三剑 | (597) |
| 第二十三章 | 三女发威 | (625) |
| 第二十四章 | 桃林遇母 | (657) |
| 第二十五章 | 八大罗汉 | (686) |

第二十六章	飘风女侠	(715)
第二十七章	嵩山论剑	(744)
第二十八章	薄剑细刀	(773)
第二十九章	飞阁寻宝	(815)
第三十章	银匣古剑	(845)
第三十一章	似水柔情	(885)
第三十二章	秘籍神功	(921)
第三十三章	飞凤八钗	(951)
第三十四章	仙果风云	(972)
第三十五章	王府惊魂	(1006)
第三十六章	乌纱怪人	(1027)
第三十七章	疤面天神	(1068)
第三十八章	终南斗法	(1099)
第三十九章	铁索惊艳	(1129)

第四十章	魔天乐府	(1159)
第四一章	翠芝兰梅	(1195)
第四二章	红烛高烧	(1226)
第四三章	麟凤呈祥	(1258)

第三十六章 乌纱怪人

天麟愉快地哈哈一笑，亮影一闪，疾射而前，伸手揽住杜冰的纤腰，拥着杜冰，直向西关城外的大街，电掣驰去！

杜冰数月相思，一旦得偿，芳心不时泛起阵阵甜意，樱唇上一直挂着一丝愉快、幸福的微笑！

想起与麟哥哥霸王庄相会，中毒疗伤，林中拥吻，虽被老父撞见，羞人欲死，但却获得老父的面允婚事，得与麟哥哥终身相厮！

现在麟哥哥武功已成，父母团聚，只待找到孙叔叔……

想到兴奋处，芳心狂跳，粉面发烧，不觉笑骂自己不害臊！

心念间，蓦闻麟哥哥含笑柔声问：“冰妹，你想到什么开心的事如此高兴，竟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杜冰一听，红飞耳后，不禁惊得轻啊一声，转首望着天麟，樱口久久不知合上。

天麟偏偏不识趣，再度追问一句：“冰妹，你为何发笑？”

杜冰何等聪明，大眼珠一转，微红着粉面，含笑说：“我在想你有那位头大矮小，长相滑稽，总爱卖弄文章，喜唱打油诗的宋大侠与你同路，一定给你解除了不少旅途寂寞

……”

天麟未待杜冰说完，想起憨哥的确也忍不住笑了，立即插言说：“但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说话间，已距西关城外大街不远了，大街上仍能看到三两成群的夜游人，步行歪斜，言语含糊，似是尽兴归途。

天麟看罢，顿时想起人们所说：“京师重镇，贸易大城，市井客栈通宵街门不闭，酒楼楚馆灯火达旦不熄”，看来所传不虚。

看到四更时分，街上仍有行人，想到憨哥这时，应该高卧床上，鼾声如雷了。

但这时的宋大憨却独坐客栈厅上，面对残肴苦酒，已经焦急万分了。

四个小侍女，三个去睡觉，一个在旁侍候！

大憨对公子老弟的功力深信不疑，但千密总有一疏，尤其王府已发生事端，决无再进王府之理！

但为何至今未见公子老弟回来？这不能不令他担心！

于是，牛眼望了静立一侧的紫衣小侍女一眼，打了一个酒噎，漫声问：“小姑娘，现在是什么时分了？”

小侍女一声不吭，默默地走至厅外，仰首看了一眼夜空，转身走回桌前，低声恭谨地说：“四更多了！”

憨哥心中虽极焦急，但仍自我宽慰地说：“时间还早，就要回来了！”

说着，举杯又干了一杯，憨哥眼皮愈加沉重，大卵眼愈来愈小，终于倚在椅背上瞌然入睡。

一阵喧嚣人声，将憨哥由睡梦中惊醒！

大憨睁眼一看，天光已经大亮，猛然由椅上跳起来，不

觉脱口急问：“现在什么时分了？”

说罢，满布红丝的卵眼，一直盯着刚刚换班的绿衣侍女。

绿衣小侍女被憨哥这突如其来的举措吓了一跳，惊得连连颤声说：“现……现在太阳……才刚升起来……”

大憨听得浑身一战，几乎是暴声问：“我的公子老弟可曾回来？”

绿衣小侍女吓得粉面苍白，连连摇头，战战兢兢地说：“没……没有……”

大憨一听，顿时慌了，举袖擦了一下嘴角上的口水，急步向大门外走去。

这时，店中旅客多已起床，俱都神色慌张，纷纷奔向店外。

大憨看了暗暗心惊，不知长安城内，昨夜发生了如何惊人的事情，于是，也急步向店外走去。

门口店伙，每遇慌张出店的客人，必定紧张地大声说：“爷，要去快去西关城楼！”

大憨宿酒未醒，神情仍有些恍惚，加之内心焦急，挂念天麟一夜未归，因之“西关城楼”听为“西关人头”。

出了店门，直奔西关，街上行人，多是一个方向前进，俱是前去西门。

大憨游目一看，行人俱都眼露恐慌，面现紧张，前进中，低声谈论昨夜王府有人行刺的事。

“……听说三个刺客俱是小伙子，最多二十一二岁！”

“……有人判断刺客是当朝大臣中的子弟，可能与王爷有嫌，因为有一个刺客，用暗器射杀两名护卫大老爷后，直

向皇城方向奔去。”

“……其实，刺客衣着华丽并不见得就是王孙公子……”

“听说西城官兵，昨夜发箭六千多发……”

大憨一听，心中猛地一震，再和方才店伙“西关人头”加以对照，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来，因此，脚下步子骤然加快不少！

蓦然身后传来一阵马嘶。

大憨回头一看，近百盔甲鲜明的御林军，各骑高大战马，势如暴风过境般，夹着如雨蹄声，飞驰而来！

街上行人纷纷让路，俱都停止谈论。

御林军飞马驰过，直奔西关，马嘶蹄奔，震耳欲聋。

大憨心头惶惶，不知西关人头是谁？

来至西关，行人阻塞，马上御林军，已将西关封锁，交通顿时断绝。

西关城内城外，人山人海，马嘶吆喝，喧嚣沸腾，所有人等，俱都翘首望着高耸半空的城楼巅顶。

喧腾的人声中，不时响起“疤面人，疤面人”的声音。

大憨一听，宛如骤雷轰顶，顿感头重脚轻，摇摇欲坠，心中宿醉顿时惊醒，痛悔昨夜不该离开公子老弟！

举目上看，箭楼高达三层，矗立城上，直入半空，宛如一座平地孤峰，令人望之眩目。

这时，城上官兵，张弓搭箭，雪亮单刀俱都抽出鞘外，显得神色紧张，似乎严防有人冲上城头扰乱。

大憨再细看，发现第三层的巅顶上，挂着一张手帕大小的白布随着晨风徐徐飘动，除此，再没有看到何处挂着有

“人头”。

蓦然。

三层箭楼上的窗门打开了，窗口显得是那么小，比山顶那块白色方布还要小。

接着，由窗口缓缓爬出几个小黑点！

地面上，顿时暴起一阵惊呼：“啊！那是人！”

“真胆大，吓死人了！”

“那要失足跌下来，定要摔个粉身碎骨！”

人群一阵呼叫，秩序顿时大乱。

马上官兵，立即举矛斥喝，镇压推来挤去的人潮和人声。

这时，三层箭楼上的窗口上，几个小黑点，正由窗口内拉出一件长长物体，协力立起，搭在山顶上的前檐下。

接着，一个小黑点，缓缓向上爬去。

大憨知道那是一架云梯，那个缓慢向上爬的人，看来慢，实则疾。

这时，地面人群，再度掀起一阵惊恐战栗的呼声和议论。

大憨望着箭楼第三层云梯上缓缓上爬的小黑点，心中战栗，两腿发软，的确有些头晕目眩，他担心那人会真的不慎跌下来！

这时，人群中的谈论声，大憨听得更真切了！

“……由此看来，疤面人的功力，要比挂图挑战的那人高得多……”

“……老兄，那样高的箭楼檐，不知怎样飞上去的？”

“……这小子是出了名的钻天鹞子，别人敢爬得那么高

吗？这小子胆子大，罪恶也深，每次他爬高，都希望他跌下来，但老天爷偏不长眼，每次他都平安无事。”

大憨知道这话是指的爬云梯的那人。

这时，云梯上的那人，已爬到那方白布近前了。

地面人群，顿时一静，所有人的目光，俱都集中在小黑点和那方白布上。

片刻过去了，那方白布仍没有被取下来。

倏然。

白布一飘，那点小黑点也随之暴跌！

接着，空中传来一声隐约可闻的悠长惨叫！

地面上，顿时暴起一阵震天如雷的惊呼。

那方白布，随着晨风，缓缓飘下，那点小黑点，挟着惨叫，直如陨星急泻，愈落愈疾。

城上官兵，直急得挥刀狂喊，城下马上御林军，惊得面色同时大变，所有观众，完全惊呆了。

一阵惊风过后，叭的一声巨响。

宋大憨大嘴一咧，牛眼一闭，心中暗呼：阿弥陀佛，这与高楼上丢下一个鸡蛋有何两样？

一阵沸腾人声，接着是马嘶吆喝！

大憨睁眼一看，那方白布已向街心飘去！

人，像潮水般向着白布飘行的方向涌去！

马上御林军挥矛吆喝，也策马向前，但人潮如堵，战马寸步难行！

大憨好奇心动，仗着身坚如铁，两膀有力，直向街心冲去，他要看看公子老弟在那上面写些什么东西。

挤至近前，那方白布恰好落向地面。

人群狂喊躲避，惟恐上面涂有什么毒剂。

大憨来至近前，挤开前面几人，俯身伸手翻看，竟是一袭白绸长衫，上面写着五个模糊大字：“疤面人来也！”

细看字迹，不是用墨写成，可能是用的木炭。

大憨注定那袭白衫，不觉有些呆了！

这时，人群中，相互高声传递着：“疤面人来了，疤面人来了。”

高呼的声音中，充满了惶惧，但却透着一丝惊异！

呼声愈来愈多，愈传愈远。

一阵马嘶怒喝，数名马上御林军，已来至近前。

一个佩刀御林军，飞身下马，立将地上白衫捡起，急步走至一个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跨骑白鬃马的战将马前。

两手高举白衫，面向战将而立，似在请示过目。

马上提枪战将一看白衫，面色微微一变，即令收起，右手一举，立即响起一阵悠扬号角，兵马顿时排队集结。

正在这时，憨哥的肩头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宋大憨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浑身一战！

转身一看，正是天麟，不觉惊得脱口欢呼：“啊！公子老弟……”

但发现天麟的身边尚立着一位身穿水红衣裙的绝美少女，正眨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望着他掩口含笑，因此，不觉呆了。

细看之下，正是回风掌杜老英雄的唯一掌珠——杜冰。

大憨一定神，嘿嘿一笑，立即摇头晃脑。

杜冰一见，“扑哧”一笑，即对天麟含笑说：“宋大侠的文章又来了！”

天麟哈哈一笑，大憨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一声吆喝传来，御林军驾队前驰，掀起一阵马嘶蹄雨。

天麟转首对大憨、杜冰说：“我们也回店吧！”

说着，三人随着人群，并肩向前走去。

这时，整个长安城，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显得风雨飘摇，一片混乱，到处谈论着武林恐怖怪杰疤面人的事。

十一日有人在东关挂图挑战，任何人都曾想到疤面人不可能前来，但仅仅三个夜晚，疤面人竟真的来到长安。

因此，疤面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但是一个恐怖怪杰，也是一个神秘人物。

街上人群中的武林人物，神色惶惶中，尚透着一丝惊喜，没有见过疤面人庐山真面目的人，断不会再放弃这次难遇的机会。

不少外地来此的武林人物，已开始打听前去南五台山北麓最近的路程了。

天麟、杜冰、宋大憨三人并肩前进，听着左右人群中谈论着疤面人过去的惊人事迹。

三人默默地前进着，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大憨希望尽快赶回店中，他急于要知道天麟如何遇到杜冰，怎会在戒备森严下将那袭长衫系在西关箭楼的最高檐顶上。

杜冰却一直为麟哥哥今夜赴约担心，既然对方敢公然挑战，当然是有恃无恐，也必自信能战胜疤面人。

天麟的脑海里，却一直想着对方是谁？今夜如何进入南五台山北麓？如果挑战者果真是魔魔天尊仇家的后人，他要竭尽所能为魔魔天尊了却数百年前的这段仇恨。

天麟、杜冰、宋大慈心念间已走至距客棧不远了。

三人举目一看，发现不少店伙站在客棧门前，团团围住两个客人，两个客人神色紧张，比手划脚，正在说得口沫横飞，脸发红。

几名店伙，瞪着两眼，眼珠随着两个客人的比划手势，不停地闪来闪去，脸上神色瞬息数变，似乎俱都听得心惊肉跳，紧张无比。

天麟三人互看一眼，忍不住相视笑了，知道这两位客人必是刚由西关赶回，被店伙们围住打听消息。

三人尚距店门数丈，便听到其中一人大声说：“……太凑巧了，那方白布由西关箭楼飘下，几乎落在我的头上！”

一个紧张地声音问：“爷，那白布上写些什么？”

另一个客人煞有介事地说：“那上面写着几个斗大黑字，笔法苍劲，龙飞凤舞，钩是钩，点是点，笔划分明，确实罕见……”

这时，天麟、杜冰和大慈已走至店前，店伙俱都听得入神，已无人注意客人进出店门店伙应有的礼貌了。

另一个店伙，迫不及待地催促问：“爷，那上面到底写些什么，您可看清楚？”

那客人略微一顿，语意含糊地说：“我当时紧张万分，仅看到几个斗大黑字……”

另一个客人立即插言急声说：“我看到了，上面写的是‘疤面人来了’……”

恰好，大慈走至那人身后，于是牛眼一翻，一咧大嘴，轻哼了一声，插言道：“我看到上面写的是‘疤面人来也’，不是来了！”

天麟剑眉一蹙，杜冰也觉憨哥爱管闲事。

两个客人，所有店伙，似乎吃了一惊，同时向憨哥望来。

方才发话的客人，听得满面一红，立即分辩说：“来也，就是来了，来了就是来也！”

大憨本想再说几句，但见天麟、杜冰脚步未停，继续向店中走去，并无等他之意，也就懒得再分辩了。

三人进入独院，发现四个小侍女俱都立在院中，叽叽咕咕，正谈得兴高采烈，这时一见天麟、大憨回来，慌得同时衿衿恭迎。

但看到天麟身后跟着一位秀丽少女，又同时愣了。

天麟为了三人谈话方便，立即含笑对四个小侍女说：“现在街上热闹异常，你四人可以出去玩玩，午饭时再回来！”

说着，探手怀中，取出一锭足有二两重的白银，交给较大的一个侍女说：“这是赏给你们的，去吧！”

说罢，径向厅上走去。

四个小侍女望着手中的银子，完全呆了，久久才惊喜地齐声致谢，接着，像四只小灵雀般，飞步跑出院外。

天麟三人进入正厅，分别就座，昨夜大憨吃剩的残肴，早已撤走了。

大憨一就座，立即迫不及待地问：“公子老弟，你昨夜通宵未归，把我可害苦了，现在罚你报告经过，由王府门前分手，你如何遇到杜姑娘，如何在警卫森严下将那袭白绸长衫挂到西关箭楼上，如何……”

天麟打断憨哥的问话说：“大憨兄，昨夜王府内突然吆喝大乱，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大憨立即回答说：“昨夜与你分手，我走至不足七丈处，回头再看，发现王府墙头飞身纵上一个白衣少年……”

天麟未待憨哥说完，立即插言说：“那个白衣少年，就是冰妹妹！”

大憨心头一震，转首望着杜冰，不解地急声问：“杜姑娘为何要夜探王府？”

杜冰看了厅外一眼，机警地说：“小妹前去目的，是给南王留柬，希望他以京师治安为由，派兵阻止这次疤面人与悬图挑战的人在京师附近决斗……”

大憨断定挑战之人必有制胜疤面人的信心，因此觉得杜冰做得很有道理，立即关心地问：“杜姑娘可将柬留在王府？”

杜冰粉面微微一红，懊恼地说：“进入王府刚越过一座独院，便被隐身暗处的锦衣卫发现了。”

宋大憨秃头一皱，不解地问：“杜姑娘不晓得王府警卫森严，高手如云……”

杜冰眉梢一挑，琼鼻一哼，不屑地说：“莫说小小的王府，就是皇宫大内我这几天还要去一次呢！”

大憨听得浑身一战，不觉脱口急问：“为什么？”

说着，卵眼又看了一眼一直含笑不语的天麟。

杜冰傲然微笑说：“人人都说皇宫内苑，俱是异士奇人，灯火通宵达旦，御林军警卫森严，要想进入皇城，难如登天，我心中就一直不服……”

宋大憨未待杜冰说完，立即插言说：“这次王府之行，对皇宫大内已可窥见一斑，奉劝杜姑娘，还是慎重些好！”

杜冰冷冷一笑，心中虽知厉害，但表面仍显示着不服。